

春秋經傳集解襄公第十九

杜氏 盡三十一年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後而唯

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無傳四同盟苦且反閔弒吳子餘祭

閔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圖音昏祭樹界反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

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城杞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為卿今蓋以攝卿行君謂反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杞復稱子用夷禮也吳子使

札來聘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

八。秋九月葬衛獻公無。齊高止出奔北燕。高止厚之子。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朝

也釋解也告廟在楚楚人使公親榭諸侯有遣使賜

依遣使之比音遂說文去衣死人衣公患之穆叔曰

榭殯而榭則布幣也先使巫枝除殯之凶邪而行

音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禮君臨臣喪乃二月癸

楚人弗禁既而悔之禮君臨臣喪乃被殯故楚悔之

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域故葬北郭夏四月葬

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

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郊敖即位郊敖康王

謂不宜必伐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

不兩盛為昭元年圍狹郊敖起本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

使公治問問公起居公治季爾書追而與之

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

退致季氏使命所吏反及舍而後聞取卞發書乃

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

適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對曰

適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對曰

適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對曰

適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對曰

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以卿服玄冕固

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式微詩却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也五月公至

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

焉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

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大夫

家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

以我有德力驗反且無使季氏葬我。葬靈王不書魯鄭

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印段年

少官甲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

靡盬不遑啓處詩小雅臨也啓跪也言王事死

東西南北誰敢寧處謂上堅事晉楚以蕃王室

也言我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

印段如周傳言周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閭

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閭以刀弑之言以刀明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代父於是鄭饑而未及

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在

故以父命也六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

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

望也民亦望君為善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

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他代反下

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

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得掌國政

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升降隨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治理其地六月知

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子孟孝伯會之鄭子

大叔與伯石往大叔不書不親事子大叔見大叔

文子文子衛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

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

奔周宗諸姬也夏肄杞也肄餘也屏城也以二反詩其

奔諸姬亦可知也巳諸姬是奔其誰歸之吉也

聞之奔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

孔去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昏姻甚歸附也音汝晉不鄰矣其誰去

之云猶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

禮子容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賓出

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稟稟

也是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

則速及速及禍也侈將以其力敵死力盡而自斃專

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

絕。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謝魯為杞城于僞公

同施貽政反下文同

得掌國政

音汝

治其地

音汝

音汝

音汝

音汝

音汝

音汝

音汝

音汝

音汝

音汝

音汝

音汝

音汝

音汝

音汝

享之展莊叔執幣公將以酬賓射者三耦二人為耦公

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

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鄆鼓父黨叔為

一耦言三耦也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才陵反晉侯使司馬女

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悼夫

人愠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紆運反

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貨公告叔侯叔

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曰晉所滅焦在却縣

揚屬平陽郡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百反

武獻以下兼國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誰得治之杞

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禮魯管周公之後也而睦於

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存及歸之魯之於晉也

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

絕書書魯之朝聘報反下好善同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貢如是可矣

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

而焉用老臣言先若母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在亦反杞文

公來盟魯歸其田故來盟書曰子賤之也賤其用吳公子

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

死乎不得以壽終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

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

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為昭四年暨牛作亂起本請觀於周樂魯

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此比自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上照

反曰美哉美其聲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王化之基猶未也猶未

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

荒為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

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

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息嗣反下憂思同吾

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

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為之歌王王黍離也幽

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

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夏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為之歌鄭詩

七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

有治政之音誠其煩碎知不能久為之歌齊詩第曰美哉泱泱乎

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

大公平大公封齊為東海國未可量也言其或為之

歌詩第十五曰美哉蕩乎樂而不

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

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而音

業如字又為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仲曰此之謂夏聲

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

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
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章苦
賢為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曰美哉風淪乎

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風風中庸之聲婉約

也險當為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險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扶弓反徐敷劍反韋昭音九婉紆阮反依注

音儉以為之歌唐詩第十曰思深哉其有陶唐

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

情發於聲息嗣反注同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

十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自鄆以

下無譏焉鄆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一國為

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曰美夫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無貳叛

以怨而不言音有哀其周德之衰乎哀小猶有先王

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為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

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論其其文王

之德乎但歌頌所以誅盛德形容故為之歌頌頌者以告於神明曰至矣哉言道備直而不倨倨傲音居五報反

曲而不屈屈撓音乃孝反邇而不偏偏音居遠而不攜攜音居遷而

不淫淫過音復而不厭常日新音哀而不愁知命樂

而不荒節之用而不匱德弘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

費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義然處而不底守

以道禮反行而不流以義五聲和宮商角徵羽謂之八風

張里反

平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盛

德之所同也德之所同也見舞象象前南籥者象

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

恨不及已致大平見舞大武者武王曰美哉周之盛

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韶濩上昭反曰聖

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見舞

大夏者禹之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

之盡力溝洫勤見舞韶箭者舜樂曰德至矣哉

大矣如天之無不博也博覆也如地之無不

載也雖甚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

他樂吾不敢請已魚目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箭而季子知

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

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謂須

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其出聘也通嗣君

也吳子餘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

邑與政納歸之公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

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歇盡也乃

謂許故晏子因陳相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

樂高之難難在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

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

為彼貨利謂子產曰鄭之執政後難

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

將敗伯有謂適衛說蘧瑗史狗史朝之子文子

朝史鮪音秋公子荆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

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戚孫文子

之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

於戮辨猶爭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子懼

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

幕上言至危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卒未葬遂去

之不止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改適晉說

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

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萃在醉反集也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

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

政反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秋九月齊公

孫萬公孫寵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董子尾寵子雅放者宥之

以遠董救邁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實放書奔

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報反冬孟

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也為高氏之難

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為于偽反下十月庚寅間

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還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敬仲高侯於良敬

仲也良猶賢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

人城繇而寘旃晉人善其致邑鄭伯有使公

孫黑如楚黑子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

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言女世為行人子皙曰可則

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

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

伯有氏禘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禘

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

紓解也力住反然明日政將焉往禘

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碎子產言政必歸

於處反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擇善而舉則

世隆也世所高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表其精神為子產

立具反下直據反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

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矣矣定不然將

亡矣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音夏

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音五月甲午宋災

天災。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佖夫稱弟以惡王殘

下惡宋同。王子瑕奔晉不言出奔。秋七月叔弓

一音如字。

周無外。

如宋葬宋共姬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三月而葬速音恭注皆同

傳亦放此鄭良霄出奔許昔酒荒淫書名罪之市志反自許入于

鄭不言復入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

傳無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未

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不克己自責而會求財市然反字林文仙反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

也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對曰吾

濟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

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

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遠羅士皆反與於

助之匿其情矣子圍素貴如教微弱諸侯皆知其子

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

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

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復復很也

反胡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

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為此年秋良霄出奔傳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輿衆也城

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

音

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

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

季於今三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吏

走問諸朝音不知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

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是歲也狄伐魯叔孫

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

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二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

咸僑其驕反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夫月

三六為身如筭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畫

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子文伯士

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召之而謝過

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

由吾子由用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

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

君復陶復陶主衣服之官以為絳縣師縣師掌地域

民而廢其輿尉以役孫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

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媮薄也有史

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伯瑕上有史

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

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

侯月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

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下君子盟盟故曰亂天

○蔡景侯為天子般娶于楚，通焉。大

子弑景侯。終子產言有子初，王儋季卒。儋季周靈

子其子括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朝而歎

公子徙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

聞其歎而言曰：烏呼！必有此夫。欲自此朝廷入以

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

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

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侯弟佞夫弗知，戊子

儋括圍葛，遂成。愆。成愆為邑大夫成愆奔，平時

音止又音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

過，鞏成殺佞夫。五子周括瑕，廖奔晉。括廖不書

力彫反。一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佞

不知故經書在。或叫于宋大廟。呼火故反曰：譖譖

出出。譖譖許其反出出如字鳥鳴于亳社。社如曰譖

譖，音火。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姆音茂

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而待人，婦義事

也。義從宜也伯姬六月，鄭子產如陳，泣盟歸，復

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可與結好

注又不同古竹抄時
未愈

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
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政不曲一人植直吏反一音時
力反教以介於大國介間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亦作傲為昭八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傷伯姬之遇災
楚使陳傳鄭伯有者酒為窟室窟室地室而夜
共葬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謂伯有
為公焉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比自自朝布
布路既而朝鄭伯有朝則又將使子皙如
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焚
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
雍於用反

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
志仲虺湯左相去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

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

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人謂子產

就直助疆時謂子皙子產曰豈為我徒徒黨也言不

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疆直難乃不生言能疆

可彈難今三家未能明伯有方爭姑成吾所附著為所

謀而遂行不與於國謀力豔反下印段從之義子

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

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

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
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政不曲一人植直吏反一音時
力反教以介於大國也介間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亦作傲以介於大國也傷伯姬
為昭八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之遇災
楚使鄭鄭伯有者酒為窟室窟室地室者市志反而夜
共葬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謂伯有
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謂伯有
為公焉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比皆自朝布
路而罷布路既而朝伯有朝則又將使子皙如
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
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雍於用反

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

志仲虺湯左相去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

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

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人謂子產

就直助疆時謂子皙子產曰豈為我徒徒黨也言不

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疆直難乃不生言能疆

可彈難今三家未能明伯有方爭姑成吾所附著為所

謀而遂行不與於國謀力豔反下印段從之義子

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

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

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

卯子石入。子石印段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

其大夫盟于大宮。大宮相朝明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

師之梁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

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

之瀆入。墓門鄭城門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

舊北門。馬師頡子羽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

子皙之宗皆召子產。駟氏伯有俱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

天所與。兄弟恩等故伯有死於羊肆。率肆市列子產祿

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

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子馬氏欲攻

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

焉。乃止。斂葬伯有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

懼禍并及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

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帶也。沈珪於河為信也。酸棗陳留

縣音如字。一音致。一本作與。子上盟絕句。使公孫盱入

盟。大夫已巳復歸。海吉歸也書曰：鄭人殺良霄。

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於子蟜之卒

也。子蟜孫蔓卒在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

焉。會葬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

十九年事。

在乎。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伯有後知其不能久存羊九反草也於是歲在降婁

降婁中而旦。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禪天明降九江反下及注同苦圭反

寵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

次也已。不及降婁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娵訾言營口室東壁二十一

八年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娵訾言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娵訾子頃反娵子斯反許驕反其明年

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比日死。僕展鄭大夫伯有黨羽

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馬師頡在晉縣今屬廣平郡雞澤之會

在三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

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

約弭兵故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鉏子罕之子代羽頡楚

公子圍殺大司馬蔦掩而取其室。蔦掩二十五申

無字曰王子必不免。無字罕尹善人國之主也

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

司馬令尹之偏。偏佐也相息亮反下善相之同而王之四體也。俱

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

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為昭十三年楚弒靈王傳艾魚廢反為宋災故

偽于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

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佗北宮

徒鄭罕虎。虎子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

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

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

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也寵謂族也

晉扶一讀夫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

為下句首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

偽不信之謂也逸詩也言當善慎書曰某人某人

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

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戍之并取也戍為正御深致火災燒

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

者同不書魯大夫諱之心也向戍既以災求財諸大夫

以尊之義也君親有隱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

故略不書魯大夫以示例政以子產辭曰國小而偏近大國族大寵多不

可為也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

相之國無小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為大所子

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務段子大叔

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其憂鄭子產

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

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何愛

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為

四鄰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欲邑四

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

先先和大族而後國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

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也伯有既死使大

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已復

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

為人也惡其虛飾息暫反又使次已位畏其作亂故寵之

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

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血溝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

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

而斃之因其有罪而斃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田

也春勉反徐居阮反曰唯君用鮮鮮野獸衆給而已衆目祭以芻豢為足子

張怒子張豐卷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

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

其田里請於公不役入二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

焉田里所收入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楮

之楮畜也奢侈者畏去故畜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

子產吾其與之並呼為疇及三年又誦之曰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

于楚宮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秋九月

癸巳子野卒不書葬未成君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

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

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不稱弑者主各君無道也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澶淵會還見孟

孝伯語之曰魚據反下吾語諸同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

似民主偷苟且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

者弗能久矣成二年戰於鞏趙朔已死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八故

言未盈五十徐之閏反或之純反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

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言韓起有君子

之德今方知政可素往立善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

早備魯使韓子早為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

夫多貪求欲無厭乃辭反於益反齊楚未足與也魯

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

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

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言朝不及夕偷之甚也又

與季孫語晉故如與孟孫言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在

元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

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平丘

昭十二年晉八齊子尾害閭丘嬰女欲殺之使帥師

以伐陽州陽州魯地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夏五月子

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言伐魯者嬰所為也伐陽州不書不成伐如字

如字

工倭灑消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四子與女之黨僂力侯反

生領反徐本作首所幸反息井反一音銷許鬼反出羣公子為昭十年棄高之難復羣

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歸而呼報反穆叔曰大

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命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大音泰君

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

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拱璧三公

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謂魯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於魯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子之國敬歸衰

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精在亦反

己亥孟孝伯卒終穆叔言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

子稠齊謚稠昭公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

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子則以年年鈞擇賢義

鈞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也義鈞謂賢等非適嗣何必

姊之子言子野非適嗣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

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

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

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息淺反必

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為昭二十五年冬十月

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惰不敬也子服惠

伯曰滕君將死矣急於其位而哀已甚非於死

所矣有死非能無從乎為昭三年滕子卒傳癸酉葬襄公公

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

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

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充

斥見言其多相息亮反盡津忍反壞音怪下皆同館古乱反字從食字林云客舍也旁作舍非見賢遍

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

完客所館館舍也令力呈反下法同高其閉閤閤門也閤戶旦反說文去間也汝南

平輿縣里門曰閉沈去閉也閤獲耕反杜去門也尔雅去閤門謂之閤又去所以止扉謂之閤然尔雅本止扉之名

或作閤字讀者因改左傳皆作各音案下文去門不容車此去高其開閤俱謂門耳於義自通無為穿鑿厚

其牆垣以無憂客使無今客使百憂補注也今吾子壤

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

繕完葺牆葺覆也從才用反下賓從同葺侵入反徐音集一子入反謂以草覆牆以待

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請

毀垣之命共音恭句又作巧古害反士文伯名也今傳本皆作此字或作正字釋例亦然然解者去士文伯是范氏之

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作正是也按士文伯字伯瑕又春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楚令尹陽巧字子瑕即與文伯名字

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瑕句與乞義同則作句者是又案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孫仲

嬰齊於公孫嬰齊為從祖同時同名鄭有公孫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段字伯石傳又謂之二子石然印段即公孫

段從父兄弟之子尚同名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

國介間也編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

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所逢執事之不

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

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

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間音閑見賢滿

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

文公之為盟主也僑子產名文公晉重耳燥素早反

館館如公寢庫殿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

也庫音婢亦音卑觀古乱反土高曰臺

宮室巧人塗者與塗也諸侯公賓至甸設庭燎

設火於庭燎力妙反僕人巡宮巡宮行夜下車馬

有所有所賓從有代代客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

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百官之屬各展其

物展陳也謂群官各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

則事陳其物以待賓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也教其不知而恤

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苗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

災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

銅鞮晉離宮鞮丁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門不容

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迫迫又有盜賊公行而

天厲不戒厲猶災也言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

水潦無時

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

命之問晉命已所止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

也言鄭與魯亦若獲薦幣薦進也脩垣而行行去也君

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反命於晉君趙文子曰信

信如子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羸受也

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

加禮禮加敬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

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

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

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

得呼報反夫音扶亦以夫為下句首其知之矣謂詩人

音集又七入反釋音亦說音悅益。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得事大

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犁比莒子密州之號力

既立展輿立以為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

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展輿立

去疾奔齊齊出也母齊也展輿吳出也為明年書曰

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言罪之在也罪在鉏

例申明君日書弑今者父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屈狐庸

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子巢隕諸樊在二

年子閻戕戴吳在二十九年戴吳餘祭閻天似啓

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

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手嗣君謂夷昧其德而度德不

失民民婦度不失事審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

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

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傳直專反。十

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作襄公獻公子相息

亮末之盟故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

如聘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古禾反

勞尾文子入聘報印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

叔逆客逆文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

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執

逝不以濯詩大雅濯以水濯手禮之於政如執之

有濯也濯以救執何患之有此以上文子子子產之

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

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

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

而又善為辭令裨謀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

謀於邑則否此才性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

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

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

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

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此

息鄭人游于鄉校鄉之學校國戶孝反以論執

政論其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謗

浪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

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

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忠

善則怨謗息夫音扶下并注同朝不聞作威以防怨

直遙反舊如字豈不處止然猶防川懼也大決所犯傷

即作威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

如吾聞而藥之也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

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

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

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

之長丁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

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

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子

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

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自

傷七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

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

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國所追反掾也國於甲反徐於輒反下同國音制

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

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必利反又音襍僑聞學而後入

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言如

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貫古患反注同若未嘗登車

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覆芳反何暇思獲子皮曰

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

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

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也

反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

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

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

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

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

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衛侯在楚北宮文

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

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反終之實難令尹其將

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音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富而閑也選數也言君頃公故曰衛詩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

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也耳佐也言朋友之道

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書曰大

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大雅又言文王行華无所斟酌

唯在則象上天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

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

臣文王文崇德乱而伐之三旬不降退蠻夷帥服可

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

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

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

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
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下同樂音

洛又音岳

春秋經傳第十九

春秋經傳集解昭公元年第二十二

昭公名朔襄公之母齊歸在位

十五年遂于齊在外八年九三十三
年薨于乾侯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杜氏

蓋三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叔孫豹會且曰趙

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

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招實陳侯母弟不稱弟者

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

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衛在陳蔡上先至於

會也常遣反○三月取軍言易也○音運○子匠反

易以政反○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稱弟罪秦伯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無傳三同盟

○晉荀吳帥師敗

狄于大鹵大鹵大原晉陽縣大鹵大知字徐音泰國音魯毅梁傳云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秋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國逆而立之曰入莒起呂友○莒展與出奔

吳莒君賊未會諸侯故不稱爵叔弓帥師疆郟田春取郟金正其封疆疆居良反

注○葬邾悼公無傳○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以麇病赴故不書弒麇九倫反音虐○楚公子比出奔晉書名罪之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

伍舉為介伍舉叔舉介副也將入館就客舍鄭人惡之知楚懷許

路反鳥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城外既聘

將以眾逆以兵入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

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墀聽命欲於城外除也為墀行昏禮編彼淺

反下同德才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

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圍布

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祖共下若野

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

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謂莫湯反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

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為欺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

懼辱命而黜退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

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

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

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

夫所恃則諸侯懲恨以距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君命壅塞不行所懼惟此

守舍其敢愛豐氏之祧祧遠祖廟他影反伍舉知其有

備也請垂橐而入垂橐示無弓許之正月乙未八

逆而出遂會於號號鄭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祢

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之得志於晉待志謂朱

子國所合反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

又如宋恐楚復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

駕焉駕猶陵也許謂乘甲如字又音加注注下同况不信之尤者乎

尤甚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

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為政以春言故再合

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

澶淵及今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八年齊平秦亂襄

十六年秦會魏也城渾于襄二十九年城杞之師徒不頓國家

不罷民無謗讚讚誹也諸侯無怨天無

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

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設午

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

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階信

信信子念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

如農夫是穠是藜穠耘也藜苗為藜雖有

饑饉必有豐年

言耕鋤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且吾收豐其新反也手又反又如字

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

借不賊鮮不為則信也

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

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

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

戈者前矣

亦可乎

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

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

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

子其無憂乎

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

二子樂矣

知之雖憂何害

大國令小國共五口知共而已

言耕鋤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且吾收豐其新反也手又反又如字

詩大雅借不信賊能為人

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

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似君鄭子皮曰二執

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

蔡子家曰蒲宮有刑不

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書既造王宮而居之離服君服無所性也蜀七入反

聞諸大夫

言將遂

襄三十年鄭子皙殺伯有背

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十且自

棄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不無

子羽行人揮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十三年言

子圍及伯州犁圍此冬

便意位不能自終州犁亦尋為

圍所殺故言可愍也初患反

言以憂生前事成而樂

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

雖有憂難無所損害

共承大國命不能知其

禍福

音共注及下同

音共注及下同

音共注及下同

音共注及下同

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善矣吾從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

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議議公子圍音附亡中反皮米反退

命且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似君反古

卯反纒阮反注同宋左師簡而禮無所藏否故曰簡共事大國

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凶子與子家持之子

皮子家蔡公孫歸生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

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

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

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逸書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兆也言以知物其

是之謂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子與子家持之子

子伐莒取鄆兵未加莒而鄆服莒人告於會楚告於

晉曰尋盟未退尋弭兵而魯伐莒潰齊盟潰慢也

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使所使桓子相趙

文子相子樂王鮒相也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

請帶焉難相求貨故以帶為辭弗與梁其鏗曰貨

以藩身子何愛焉理叔孫家臣戶叔孫曰諸侯

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

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喻已

高如牆牆之隙壤誰之咎也咎在牆隙衛而惡之吾

為人蔽牆之隙壤誰之咎也去逆反衛而惡之吾

又甚焉罪甚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怨季孫叔出

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來以今遇此戮無所怨也

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

帶其褊矣言帶褊蓋故裂裳示不相逆呼罪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

忘國忠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出季處乃旦反下同

圖國志死貞也謂不以貨免謀主三者義也三者忠信貞

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而四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

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敢子

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汪勞事音出不逃難不尚其何患之有患之所

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

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安靖賢能則衆附從魯叔孫豹

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

魯又賞其賢叔孫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

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言

衰世疆場無定主疆若良反注及下至昔之疆事同音亦汗同王伯之令也言三王五伯有令德

時引其封疆引正也而樹之官樹立也立官以守國率之表旗

表貴賤而著之制令為諸侯作制度法過則有刑猶

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饕餮放三危者夏有

觀扈觀國今頓立衛縣扈在始平鄠縣書序曰啓有扈戰于甘之野音節音官音戶商有

姚邳二國商諸侯邳今下邳縣周有徐奄二國皆嬴姓書序曰

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即淮夷音盈自無令王諸侯逐進逐猶狎主

齊盟其又可壹乎疆弱無常故更主盟恤大金戶小足

以為盟主大謂慕殺又焉用之焉用治小事封疆

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下治吳濮

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穿過也

許芑芑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

芑芑爭鄆為曰父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

亢也苦浪反徐音剛夫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

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

大明之首章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

自光大音又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散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

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紆阮反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

王矣何如問將能成否對曰王弱令尹疆其可哉言可成

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疆以克弱而安之

疆不義也安於勝君是疆而不義不義而疆其斃必速詩曰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疆不義也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焉而

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盛疆不義足以滅之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

懦矣懦弱也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

滋益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疆取取不不義

而克必以為道以不義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為

二年楚弒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

會罷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禮終趙

孟賦瓠葉受所戒禮畢而賦詩瓠葉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

故反容尊之許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告以趙孟穆

叔曰趙孟欲一獻瓠葉詩義取薄物而子其從之子

皮曰敢乎言不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

敢大人趙孟及享具五獻之邊豆於幕下朝聘

音扶注同趙子孟趙孟自以今非私於子產私曰武請

於冢宰矣冢宰子皮請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

乃晏卿會公侯享晏比目折穆叔賦鵲巢鵲巢詩召南

鳩居之喻音君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亦詩

有國趙孟治之曰小國為蕞爾大國有稽

而用之其何實非命穆叔言小國微薄蕞爾大國能

子皮賦野有死麇之卒章野有死

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忱兮無使有也賦脫脫安徐

且曰吾兄弟比以安

也受子皮之詩穆叔子皮及曹

大夫與拜三大夫皆兄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

也弟國與起也

也弟國與起也

於戾矣

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比以安飲酒自知免此罰戮

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不復見此樂音洛注同天王使劉

定公勞趙孟於穎館於雒汭

王周景王定公劉夏穎水出陽城縣雒汭在河

南鞏縣南水曲流為汭

力報反劉子曰美哉禹功河

維而思

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

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

弁冕冠也端委禮衣言

者皆由禹之功

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勸趙孟使篡

反何不也

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

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

言欲苟免目前不能

焉用焉能同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

耄及之者

八十曰耄耄亂也其趙孟之謂乎為

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

言其

於賤人而無恤民之心

棄神人矣民為神上不恤民故神人皆去神怒民叛何

以能父趙孟不復年矣

言將死不復見明年神怒不散其

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羊

為此冬

起叔孫歸魏會

曾天獨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

不出

恨季孫伐晉使己幾被戮天於北反曾天謂曾阜曾阜叔孫家

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

外不忍其內焉用之

欲受楚戮是忍其外日阜曰數

月於外

言叔孫勞沒在外數一且於是庸何傷費而

欲贏而惡嘔乎

言聲如商音。示贏利者不得。惡音。反。聲。賈音古。注。同。音。益。注。同。國。音。然。反。

注及下同。或作謹呼端反。

反注同。或作謹呼端反。自謂叔孫曰可以出天。

叔孫拍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也。楹柱。

論魯有季孫。猶屋有柱。

○鄭徐吾犯之妹美

犯鄭公孫楚聘大夫。公孫楚聘。

之矣

楚子南。穆公孫。

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

禽。鴈也。納。采。用。焉。其。反。

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

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

盛飾入布幣而出

布陳執幣。子皙。公孫黑。音。至。

子南戎服入左

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

子南夫也

言丈夫。繩。誼。反。

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

氏子皙怒旣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

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

衝。交。道。子。皙。

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

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

楚也

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皙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歸罪於楚。如字。一呼報反。音均絕。

句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比日奸

之

奸犯也。女音汝。丁皆同。音千。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

長養其親

丁大夫下同。如字下同。

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

在國女用兵馬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

奸國之紀。謂傷人。

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

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忌畏也必計兵其從

兄如字又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

遠速行乎無重而罪直用反五月庚辰鄭放游

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游楚大叔

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彼國政也非

私難也難乃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

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而蔡蔡叔上蔡字

行之何有於諸游為二年鄭殺公秦后子有寵於

相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其母曰弗去

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息轉反徐素

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

秦伯也罪失教繩證為晉侯設享造

舟于河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七報反注同李巡

舍車一舍八乘為自雍及絳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取

酬幣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齋其一故續終事八反每

奢富以成禮欲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

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

出奔賢遍反女叔齊以告公叔齊同馬且曰秦公

言已坐車多故

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

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時問何

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

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

為一也無道國未艾也艾絕也反魚國於天地有

與立焉言欲輔助之者多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

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

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佐助也鮮不五稔

相及誰能待五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趙子孟視蔭曰朝夕不

而惕日旣惕皆貪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

鄭為游楚亂故游楚子南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

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

吉駟帶私盟于閏明之外實薰隧閏門鄭城門薰

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自欲同於六亂知故

頊子產弗討子哲疆討之恐亂國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

羣狄于大原即大鹵也無終崇卒也崇聚也子忽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

字又於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

領反而惕日旣惕皆貪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

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趙子孟視蔭曰朝夕不

息淺反而甚反始政反趙子孟視蔭曰朝夕不

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趙子孟視蔭曰朝夕不

居豈反下同鮮不五稔

於金反

之者為明年子產數子哲罪稱薰隧盟起本

音圭許云反音遂色主色具二反

音頊子產弗討子哲疆討之恐亂國

音羣狄于大原即大鹵也無終

音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

本又作隘於

反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困諸阨又克

車每困於阨道今請皆卒請皆卒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毀車

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陳五乘為三伍

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荀吳之嬖人

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吳不恨為五陳以

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

前拒皆臨時處置之以誘之晉人笑之未陳而

薄之大敗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

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秩公子先召之故從國逆例書鉏納去疾齊雖

入去疾奔齊在襄三十一展輿奔吳吳外叔弓

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春秋取鄆全正其疆於是

莒務婁督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

齊三子展輿黨大厖常儀靡莒二邑君子曰

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奪羣公子秩是棄人人可棄乎詩

曰無競維人善矣詩周頌言惟得人則國家疆晉侯有疾鄭伯

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

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

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

曰實沈高辛帝嘗臨他才反居于曠林不相能

也曠林地闕能如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尋用后帝不

臧

后帝堯也

遷闕伯于商丘主辰

商丘宋地主祀商辰星辰大火也

人是因故辰為商星

商人陽先相士封商丘因闕伯故國祀辰星

遷實

沈于大夏主參

大夏今晉陽縣所林反注及下同

唐人是因以服

事夏商

唐人昔劉累之等事

其季世曰唐叔虞

之季世其

當武王邑姜方震

大邑姜武王后齊大

君曰叔虞

本又作姬之慎

夢帝謂已余命

而子曰虞

帝天取唐君之名

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

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

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巫且星

叔虞封唐是為晉侯

頃叔虞封唐是為晉侯安史記叔虞

由是觀之則實沈

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

格臺駘

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

同臺駘能業其官

冥昧之業宣汾洙

反也

障大澤

波障之以處大原

大原

也臺駘之所居

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帝顓頊音沈妣蓐黃

實守其祀

四國臺駘之後

今晉主汾而滅之矣

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

水有車之災則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日祭祭為營壘

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

之星辰之神若君身則以出入飲食衣樂之事也

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僑聞之

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聽國政如字晝以訪問問可

夕以脩令念所施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

也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秋集也底滯少露羸也壹之則

血氣集滯而體羸露服云著也底丁禮反服云止也茲心不

爽而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今無乃壹之同四持少

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

生不殖殖長也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

盡則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

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壹四時取同姓二者古人所慎

反七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別也今君內實

有四姬焉同姓姬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

可為也已為治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叔向曰善哉於未之聞也

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送叔叔向問鄭

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言將敗不久與如

反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焉

年鄭殺公孫黑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

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

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或疾也附近之近音古

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或女色而失志息浪反良臣將死天命

不祐良臣不任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天所祐音又公曰女不可近乎對

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

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

彈矣比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於音絳下及注同或戶江反音因物亦如之言百事皆

是有煩手淫聲悞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

也五降而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也衛之聲音吐乃反下同音因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不舎則生疾音捨注同君

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悞心也為心之節儀使動不過度

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

陰陽風雨而生發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燥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見賢遍反徵為五

聲白聲商青聲角里聲耳羽赤聲徵黃聲宮徵驗也音因張里反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報

然過則生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

序為五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過則為菑陰淫寒

疾寒過則為冷音炎下同陽淫熱疾熱過則喘渴音昌充反風淫末疾末

支也風雨淫腹疾兩濕之氣為痰注息列反晦淫惑疾晦夜也為緩急

過節則明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音因息利反女陽物而晦時

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及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今君

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

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

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祭

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苗禍興而無改焉以教苗

息亮反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

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云

將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沈

穀之飛亦為蠱穀久積則變為在周易女惑男風

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

也厚其禮而歸之贈賄之禮楚公子圍使公子黑

肱伯州犁城犍櫟郊黑肱王子圍之弟子皆也犍縣

尹將行大事謂將而先除二子也二子謂黑禍不

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

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巳酉

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縊絞也孫卿曰以

平夏皆好右尹子干出奔晉子干王宮殿尹子皙

出奔鄭因築城而去殺大宰伯州犁于郊葬王于

巳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遂殺其二子幕及

月設也音竟一鼓反古卯反子比子干王宮殿尹子皙

音歷徐失灼反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

沿於於文皿虫為蠱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蠱

四命昌上反說文讀若猛字林音猛

木得風一而落丁女反下

同詩照反下同音悅皆同物也物猶趙孟曰良醫

陽翟縣三邑本鄭地尺州反

音歷徐失灼反古治反

謂將而先除二子也

二子謂黑禍不

縊絞也孫卿曰以

冠纓絞之長歷推

子干王

子比

子干王

郊謂之郊教郊教楚子麋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

辭焉問赴者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

子圍為長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嗣不子于奔

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同趙文子曰

皆百人之餼百人一卒也其祿足百趙文子曰

秦公子富謂秦鐵富強秩祿叔向曰底祿以德底致

音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

夫以千乘去其國疆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

畏疆禦詩大雅侮陵也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

千齒以年齒為高下而坐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

皆來亦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事有且臣與

齒無乃不可乎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為主史佚

有言曰非羈何忌忌敬也欲謙以楚靈王即位遠

罷為令尹遠啓疆為大宰靈王八公子圍也即位易名

居良鄭游吉如楚葬郊教且聘立君歸謂子產

曰具行器矣行器謂備楚王汰侈而自說其爭必合

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為四

申傳音泰徐音悅。十二月晉既烝烝也趙孟

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孟子餘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於晉

甲辰朔烝于温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

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

言十二
月月誤
庚戌卒
十二月七日終劉
鄭伯如晉弔及雍

乃復
甲趙氏蓋趙氏辭之而還傳言大夫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
叔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不討遂以為御故書之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弔少姜也晉人辭之故

季孫宿如晉。
致祿服也公實以秋行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位且告為政。

而來見禮也。
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見賢遍反呼報反觀書於

犬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象

吾乃今知周
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薄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

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

季武子賦絲
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以王

之卒章。
將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絲絲致

韓子賦角弓。
天散宜生南宮适四韓子賦角弓弟昏姻無胥遠矣言

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

有望矣。
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如字一音閣

武子賦節之卒
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以言晉德可以畜萬邦

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
與其好也音餘注同

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
封厚也殖長也長丁丈反

遂賦甘棠。
甘棠詩召南召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爰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

同反下 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

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于見子雅子雅召子旗

子旗子雅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

疆賢瀛反下見見子尾子尾見疆疆子尾宣子

謂之如子旗亦不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

子君子也諱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為十

乘施高疆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

澳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宣子賦木瓜木瓜亦

取於欲厚報以為好音其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後韓

呼報反後文注皆同 齊陳無字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

晉侯謂之少齊為立別號所以龍謂陳無字非卿

欲使齊以適夫人礼與之執諸中都中都晉邑在西少姜為

之請曰送從逆班班列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

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字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礼

譏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晉侯使郊勞

聘礼賓至近郊君使卿勞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

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徹達也

皆同下及注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致館辭曰寡

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

則於已為榮祿敢辱大館敢不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

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

宗猶辭主也

不忘國忠信也

謂稱舊好

先國後己卑讓也

始稱敵邑之弘

先國也次稱臣之祿後已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

德矣

詩大雅

附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

游氏而代其位

游氏大叔之族黑為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

傷疾作而不

果

前年游楚所擊創國初良反

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

駟氏黑子之族

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

遽傳驛也其據反爾雅云駟遽傳也

使吏數之

責數其罪

曰伯有之亂

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

務共大國之命不暇治女罪音恭

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

一也曰比弟爭室而罪二也

謂使大史書七

有死罪三

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

謂使大史書七

有死罪三

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

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

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

以印為褚師

印子晉之子褚師市官張呂反注同

子產曰印也若

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

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

周氏之衛

加木焉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

晉少姜卒公

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聘曰非伉儷也

疾

溺於所幸為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弗不請君無辱公
敢以私煩諸侯故止之因苦反力計反請君無辱公
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禮服公以末秋行
向言陳無咎於晉侯曰以何罪彼無君使公族

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
則不共逆卑於宋是而執其使君刑以頗何以為

盟主頗不平且少姜有辭謂請無冬十月陳
無字歸晉侯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弔少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襄二十五年盟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卿共小國之葬

滕子來會故魯厚報禮過厚葬襄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無傳記災北燕伯款出奔齊

不書大夫逐之而言
奔罪之也書名從告

傳二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

丙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之

為此來也卿共妾葬過禮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

得昔文襄之霸也晉文公其務不煩諸侯令諸

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明

之制歲聘間朝在十三年今簡之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

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

過於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昭禮無加

命矣命有常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

不敢以其位卑而今札數如守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

弔送之禮以過文襄之制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養有寵而死齊

反下同必繼室繼室復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

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

譬如火焉火心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

暑退季冬且中而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

不獲言將不能復煩諸侯二大夫退子犬叔告人曰張趯有

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諱其無隱○丁未滕子原

卒同盟故書名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齊侯使晏

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

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

難是以不獲不得自來不腆先君之適謂

姜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

墮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

辱收寡人微福於犬公丁公微要也二公齊先君言

福也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及遺姊妹

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

遺餘若而人言如常人不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

刃反一音真注同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

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仇儷在縗

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制夫人之服則葬并訖君臣乃釋君

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

內主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

下實寵嘉之唐叔晉既成昏許昏晏子受禮受

禮享之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

衰晏子曰此季世也五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

其他唯知齊將為陳棄民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不恤齊

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

釜函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釜十則

鐘六斛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矣登如也加一

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七

五升而區釜自大故杜云區二斗釜八斗是也本或作五豆

升之豆又五為區五區為釜者為加舊音豆區為五亦与杜注相會非於五

五而加也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

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

海不加貴區食軫反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

一言公重賦斂七南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謂上

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聚徐在喻反一在主反

國之諸市履賤踊貴踊則足者履言則多九具民

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燠於俞反徐音憂又於到反一於六反

虛喻反徐許留反賈云燠厚也休美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

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

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

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巨然將有

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

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公乘無人卒列無長人

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敝而宮室

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餓死為殣音覲說文云道

而女富益尤女嬖寵民間命如逃寇讎孽

卻脊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阜隸賤官

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

惛憂惛藏也悛改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

有言今讒鼎之銘讒鼎名也曰昧旦平顯

後世猶怠昧旦早起也平大也言風興以務大顯後況日

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

向曰晉之公族盡矣盼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

枝葉先落則公從之盼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唯

羊舌氏在而已盼又無子無賢公室無度無法

幸而得死言得以壽豈其獲祀言必不初景公欲

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顯塵不可以

居秋下隘小澗聲塵土近附近之近下同子小反請更

諸爽塏者爽明塏燥也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先

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

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衆也不

宅已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

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繫多有

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

向語而稱之傳護晏子今不與張耀同譏景公為是省

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

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如行也

疾也言君子行禮則庶幾亂疾止也干其是之謂乎

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乃

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

卒復為其復欲復之同則使宅人反之還其且諺曰非宅是

卜唯鄰是卜卜良鄰二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違卜

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儻即奢小人不犯不祥古

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

栢子以請乃許之傳言齊晉之衰賢臣夏四月鄭

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

焉授之以策

策賜命之書

曰子豐有勞於晉國

段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

以胙乃

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

猶荷其祿

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

也

文子曰温吾縣也

別三傳矣

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

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

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

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

君子曰弗知實難

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

為主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

取之之故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

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

州本屬温

州縣今屬河

音汰

音泰

音可

音可

音可

音可

音可

音可

音可

音可

音可

音可

音可

音可

音可

音可

音可

音可

音可

碎仇音避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

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之有禮晉韓起如齊

逆女為平公逆公孫薑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

公女而嫁公子史嫁公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

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寵謂子尾。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

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

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

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布陳也

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

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

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猜疑也君

實有心何辱命焉言若有事晉心至楚可不須告君其往也苟有

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

歸也歸在此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

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非賤

上卿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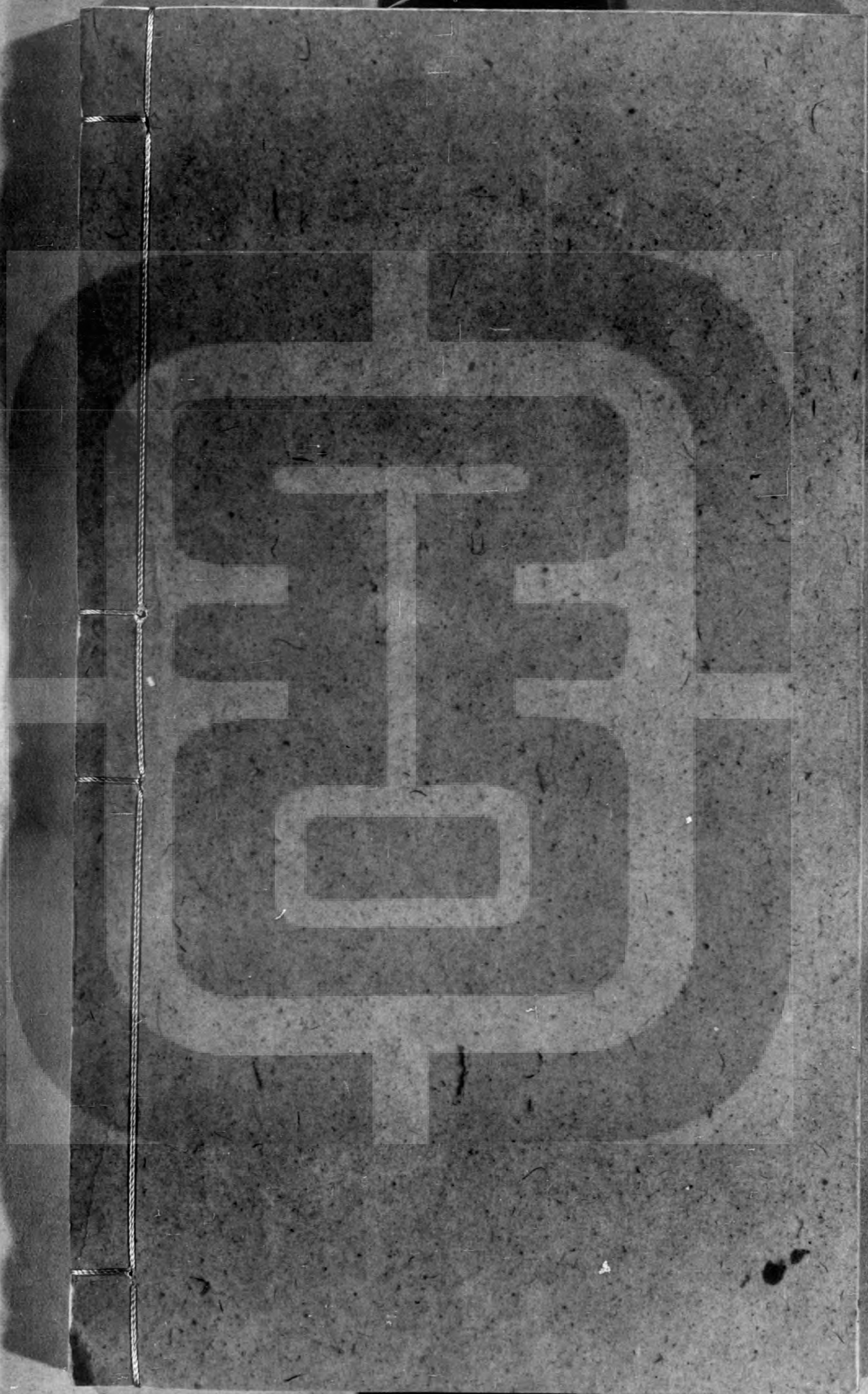
焉孟張趯也庶幾如趯言。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

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

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穆焉一穆謂小邾實不忘我好絕句一讀以好字

春秋經傳第二十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晉杜預撰 唐陸德明釋文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

蜀馮繼先撰

明刻本〔清黃廷鑑跋〕

二十四冊

共撮二捲 ①序至卷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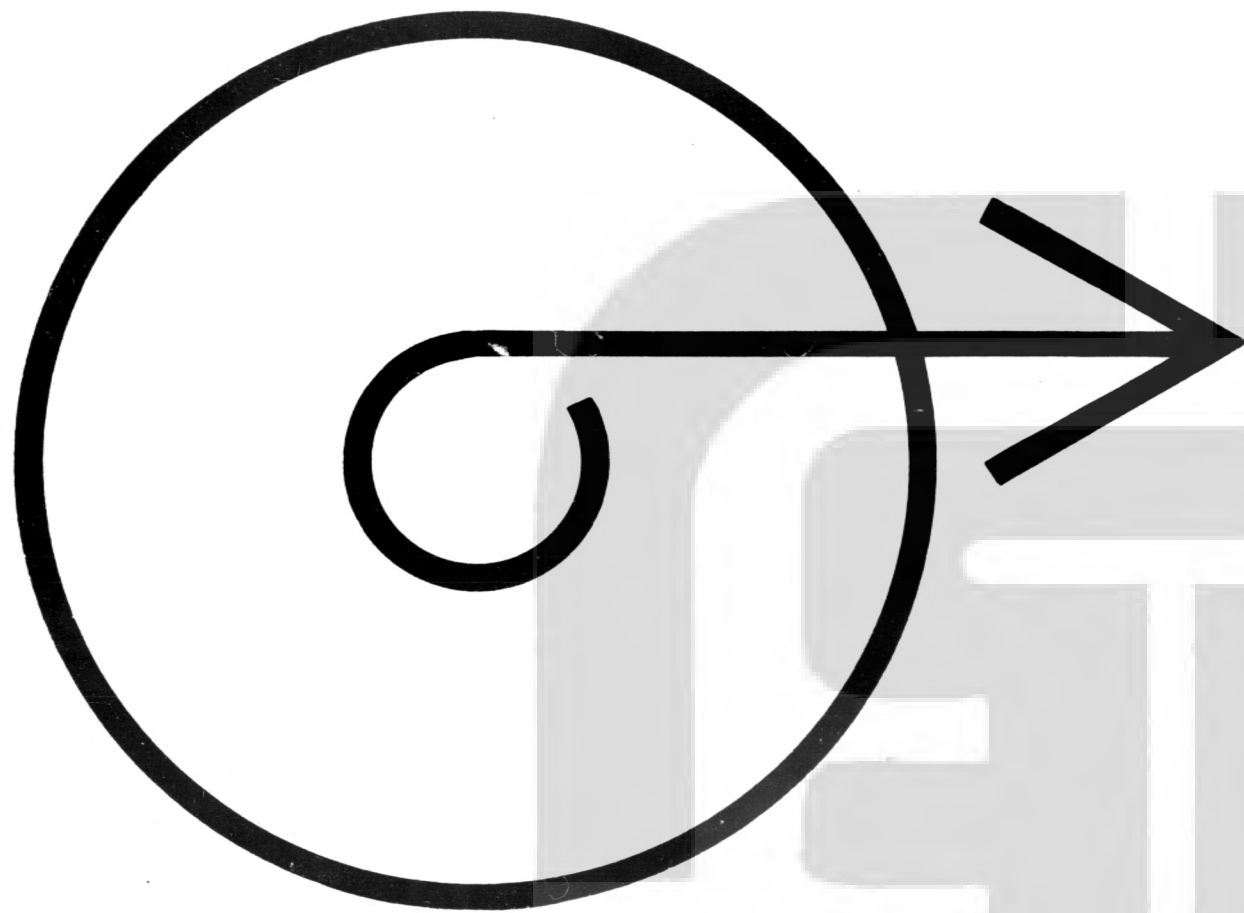
②卷21至後序

本部书未完

续后片卷

书号 3287

本片卷含卷序一卷 20



3287

1